

学人文库

明代目录学研究

王国强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人文库

明代目录学研究

王国强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目录学研究/王国强著.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6

ISBN 7-5348-1953-9

I. 明… II. 王… III. 目录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G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6886 号

学人文库

明代目录学研究

王国强 著

责任编辑 孟 良 责任校对 晓 兰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地质彩色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57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348-1953-9/K·779 定价: 19.80 元

自序

明代目录学成果丰硕，创获良多。在书目方法上，明代书目类例对于传统多有调整，及时反映了学术和图书的变化；著录内容更齐全，项目更有序；注释法、互著法应用更多，别裁法也发明了；文献记录更客观，更具价值。这一切都增强了书目的揭示和检索文献信息的工具书性能。在目录学理论上，明代目录学家的视野更为广阔，探讨的内容更为广泛，书目的工具书性能被明确地认知，并得到较系统的阐释。总之，明代目录学确实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新鲜的、富有价值的内容；是富有生命力的传统的存在。

但是，由于明代目录学的非主流地位，目录学史研究界几乎忽略了明代目录学的存在。一些目录学史论著满足于对于明代目录学的简单介绍，少量的评价文字也充满了指责和贬抑。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受了传统价值取向的拘囿，同时对明代目录学知之甚少。

明代的学风是空疏的，但我们不能以空疏的学风对待明代学术。明代目录学的精微之处是需要细致细绎、认真玩味的。

我从1985年起涉足明代目录学领域。15年来，用功不能说不勤不力，但成果甚微。90年代初，文献学界的几位前辈鼓励我以现有的成果为基础，撰写一部明代目录学史著作。我答应下来，却迟迟不敢落笔。1997年秋，教务甚少，杂事不多，既有足够的空闲从容思考，我便决定实践以前的诺言。作为第一部断代目录学史，本书体例的建构颇费经营，这就花去了近一个月的

时间。10月10日动手写初稿，至12月初已经完成，比较顺手，但也只是10余万字的大纲。此后的岁月接踵来临，不断地调整和增删常常令我寝食难安。我资质鲁钝，越发不敢存有一丝投机取巧之心。两年多来，劳作的辛苦和发现的欣悦实难为外人道也。

本书的宗旨主要有三个：首先，全面系统地总结明代目录学发展史，分析论断其长处和局限；其次，从书目自身的角度体认书目和目录学，细致分析书目中的文献揭示，既突破传统史家把自己哲学史学思想投射到书目和目录学身上而忽视书目和目录学本体的研究范式，也突破传统的粗线条的描述评价的研究范式，构建目录学史研究的新的范式；最后，以明代目录学为基点，融会贯通中国目录学史，并揭示明代政治学术文化的某些特质。这样的宗旨能否达到，或达到什么程度，殊不敢自信，期盼大家的批评、是正。

本书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谢灼华、彭斐章、曹之、崔慕岳、柯平诸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为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郭孟良先生给予了很多帮助，郑州大学也提供了出版资助，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是为序。

王 国 强

1999年重阳，识于双万堂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明代目录学：富有生命力的传统	(1)
第二节 评价的误区	(7)
第二章 明代藏书事业	(18)
第一节 明代藏书事业的历史背景	(19)
一、和平的社会环境	(19)
二、政治的宽松	(20)
三、经济的繁荣	(21)
四、学术的发展、著述的增加和科技的进步	(23)
五、出版印刷业的发展	(25)
六、前代蕴蓄的丰富	(26)
第二节 明代政府藏书事业	(27)
一、明代政府藏书的初具规模时期 (1368—1424 年)	(27)
二、明代政府藏书的全盛时期 (1425—1487 年)	(30)
三、明代政府藏书的衰落时期 (1488—1644 年)	(31)
四、明代政府藏书的特点	(33)
第三节 明代私人藏书事业	(37)

一、明初的私人藏书事业	(37)
二、明代中期的私人藏书事业	(39)
三、晚明私人藏书事业	(40)
四、“有无通假”——晚明藏书家的结社和服务社会	(42)
第四节 明代儒学、书院、寺观藏书事业	(49)
一、儒学藏书	(49)
二、书院藏书	(52)
三、寺院藏书：附论道观藏书	(53)
第三章 明代目录学发展史	(59)
第一节 明代的学术思潮与学风	(59)
一、明代的学术思潮	(59)
二、明代的学风	(66)
第二节 明代目录学的发展历程	(68)
第三节 明代目录学的特点和明代学风的关系	(74)
一、明代目录学的特点	(74)
二、明代学风对于明代目录学的影响	(75)
第四章 明代书目编撰事业	(77)
第一节 明代官藏目录	(77)
第二节 明代私藏目录	(84)
附录：明代私人藏书目录考	(93)
第三节 明代史志目录：《国史经籍志》	(113)
一、《国史经籍志》的编撰	(115)
二、《国史经籍志》与《通志艺文略》的关系	(119)
三、《国史经籍志》书目方法上的得失	(122)
第四节 明代专科书目	(126)

一、刻书书目	(126)
二、戏曲目录	(133)
三、地方文献目录	(139)
四、学科书目	(142)
五、佛道目录	(145)
六、个人著述书目、引用书目及索引	(149)
第五章 明代书目类例	(152)
第一节 明代书目类例的变革	(154)
第二节 传统四部法的动摇	(179)
一、四部法的产生与发展	(179)
二、四部法的优点和局限	(183)
三、明代书目类例变革的方式	(187)
第三节 明代书目类例的特点	(190)
一、以《千字文》作为类例的配号制度	(190)
二、平面式展开的书目类例	(192)
三、打破了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传统书目类例	(196)
四、类目的增多	(203)
第四节 明代书目类例的缺陷	(205)
一、类目之间缺乏逻辑	(206)
二、类目涵义不明	(208)
三、类目巨细不一	(216)
第六章 明代书目著录	(217)
第一节 著录内容和项目的增加	(217)
一、著录内容和项目增加的历史过程	(217)
二、著录项目和内容增加的历史原因	(222)

第二节	明代书目注释·····	(224)
一、	从《百川书志》的提要谈起·····	(224)
二、	明代书目的注释内容·····	(229)
三、	题录、提要和注释的比较研究·····	(232)
第三节	互著、别裁法和表格式著录的发明和应用 ·····	(234)
一、	明代书目中互著法的采用和别裁法的发明 ·····	(235)
二、	互著别裁法产生的背景·····	(241)
三、	互著别裁法的价值·····	(244)
四、	表格式著录的发明与应用·····	(245)
第四节	明代书目的工具书性·····	(246)
一、	明代书目著录的特点·····	(246)
二、	明代书目的工具书性·····	(247)
第七章	明代书目中的文献记录·····	(248)
第一节	客观地记录文献·····	(249)
一、	明代的禁书·····	(249)
二、	禁书的著录·····	(253)
三、	戏曲小说的著录·····	(254)
四、	不“因人废书”·····	(266)
五、	书目应客观地记录文献·····	(267)
第二节	同类书的编次·····	(270)
第三节	类书方法：实例分析·····	(275)
第八章	明代目录学理论·····	(281)
第一节	书目工具书性的认知·····	(282)
第二节	胡应麟的目录学思想·····	(287)

一、总结目录学历史, 批评各家书目的得失	(288)
二、书目分类体系沿革的原因	(291)
三、对《通志·校雠略》的批评	(292)
四、书目类型的划分及其功用的探讨	(294)
五、五部分类理论	(295)
六、五部分类实践	(297)
七、胡应麟在目录学史中的地位	(299)
第三节 祁承燾的目录学思想	(300)
一、对图书价值的认识	(301)
二、书目类例的作用	(303)
三、书目类例设置的见解	(305)
四、关于互著别裁法的阐述	(31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明代目录学：富有生命力的传统

明代目录学家生前身后的寂寞是中国目录学史上堪可玩味的一种现象：他们各自忙于构筑自己的书目大厦，在继承和创新中并不表白自己对于他人的援引，以互相标榜^①；对于书目方法的改良并不刻意做出抬高自己声誉的解释，自我肯定的缺乏导致了后世对他们的缺乏肯定。清代乾隆时期冷峻崛起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一种不同于明代的学术取径和书目风格对明代目录学作了近乎否定的评价。这种评价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其后的目录学家几乎无不把明代目录学视为“鸡肋”，以对清代目录学的肯定轻易完成了对于明代目录学的否定。很少有人把精力真正花费在这个被目录学史界普遍认为的不值得花费精力的时代上。

目录学史的研究常常表现出一种“从众现象”，目录学家自觉不自觉以某种集团规范或多数人意见为准则，决定态度，作出判断。汉代目录学、唐宋目录学、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以后）

^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代的文坛把文人相互标榜的风气推至极致，他们撰写的很多互相吹捧的文字与其作品的实际成就的差距让我们后人汗颜。明人文集中众多的序文可以证明。

目录学一直是中国目录学史界关注的焦点，它们所代表的一脉相承的目录学传统被认为是惟一值得借鉴的内容，似乎只有这些时代的目录学才有资格成为传统。

实际上，明代目录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作为一个时代，它不仅是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链条，其风格及其所蕴含的内容业已作为传统熔铸于中国目录学。

中国目录学传统是指中国目录学在长期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所形成并沿传而来的理论、实践以及相应的思维模式。传统是一种存在，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作为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传统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积淀。

中国传统目录学是一元多向的，就是说，传统目录学是在分类目录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一统（一元）之内并存有不同类型（多向）的书目和目录学流派。是的，传统目录学是在分类目录一种书目形式与类例一种组织方法和检索途径上作为选择和归宿的。

传统书目，依照常规分类，一为学术性书目，一为藏书性书目。这两种类型的书目是传统书目的主体，并各自有其理论阐述。这就构成了中国目录学的两大主要传统。不过，“学术性书目”和“藏书性书目”这两个名称所指示的意义并不明确，也无法揭示书目的特点。我以为若改作“提要性书目”和“题录性书目”就更适合些。因此，本书后面的行文就采用这两个名称。

提要性书目是中国古代书目编撰的主要传统。它肇始于汉代的《别录》和《七略》，并在唐宋清三代获得充分的发展，占据当时目录编制的主流；在其他各代，仍然不绝如缕。其声势之浩大，影响之广泛，声誉之崇高，是其他类型的书目无可比拟的。

提要性书目的编撰体例是在提要之外，常常还有总序和类序。总序（大序）叙述本略或部（按指《七略》或经史子集 4

部)有多少学派及其源流,对学术史作一总的评价,类序(小序)叙述学派宗旨以及传授源流,图书提要叙述作者生平、学术思想、内容主旨和版本流传。这样,三种体制把学术大势、流派和著作的评价合为一体,书目成为学术文化史著作。

提要性书目又因提要的旨趣不同而有三种类型,即(1)叙录体提要。这是汉代刘向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的。余嘉锡总结道^①:

昔者刘向奉诏校书,所作书录,先言篇目之次第,次言以中书外书合若干本相讎校,本书多脱误以某为某,然后叙作者之行事及其著书之旨意。

(2)传录体提要。它是南朝齐王俭创立的,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有“知人论世”之意。(3)辑录体提要。元代马端临创立。它引用成书,广泛汇辑一书的相关资料。

提要性书目理论的基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个观点源远流长,在宋代已被郑樵明确表述过,到了清代章学诚手里则得到了极致地发挥,并影响后世至巨,以至于被大多数学者视为中国目录学的惟一传统。这个传统既有长处,也有内在局限。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命题的长处可以表述为^②: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一个有价值的目录学命题。就消极方面而言,它契合了传统中国文化,适应了中国文化对于目录学的要求,使中国目录学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就积极方面言,它弘扬了目录学的社会价值,提高了书目和目录学的社会地位,促进了社会对目录学的认同,也使目录学更具理论色彩,丰富了目录学内容,对指导学术性书目编撰、激发学术性书目编者的使命感有一定作用,它所肯定和阐释的书目方法,例如提要、互著别裁,在揭示文献信息方

①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续集》,企鵝軒,1943;余嘉锡叙

② 王国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再评判,《图书与情报》,1994(1)

面自有相当价值。总之，作为对目录学的局部认知，应当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而其内在局限也是很明显的^①：

它在绝对肯定学术性书目的同时，却没有承认并且排斥了其他类型书目和书目基本功能价值，否认了目录学其他内容独立存在的价值，把自己置于和其他内容的对抗地位。这样，它就走得过远了些，超越了真理的界限。它以为自己具有本体意义，而不认为自己只是书目的一种功能，或次要功能，更非本体意义的功能；它以为自己就是目录学内容的全部，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部分，甚至不是非有不可的内容。该理论是以目录学本体出现的，也是这样自觉的，由此成为“倒立的金字塔”，即它从一点入手而予以无限夸大，成为一完整的封闭和自我循环系统，从而导致了绝对化的失误。一元论式思维导致了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替整体、以衍生替代本体的失误。它用学术性书目作为惟一的范式批评其他类型的书目，肯定学术性书目而否定其他书目的独立价值，以学术性书目功能、价值否定书目的基本的、本体意义上的功能价值，以自身的特殊消夺了其他特殊，消夺了一般……该理论还含有这样的失误，即如果目录学仅仅达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和价值，而没有任何其他内容，或者，其他内容均不具独立价值，那么，目录学如何成一独立的存在呢？目录学有什么内涵，以致于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呢？“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归根结蒂，是学术史研究的任务，目录学当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这项研究，通过书目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达致，但目录学之成为目录学，绝非因此，而是由于目录学有自身特殊之处。书目之成为书目，目

① 王国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再评判，图书与情报，1994（1）

录学之成为目录学，就在于它有记载和提供检索文献信息的功能价值。显然，由于绝对化的失误，这个命题否定了目录学作为学科的独立地位，否定了目录学的客观存在；或者，最多也只是使目录学沦为学术史的同义语，或为学术史学科的附庸。

题录性书目是在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中产生的，它的不幸命运仿佛就此注定。尽管它在以后各朝都以顽强的生命力存在着、发展着，但它一直为人小觑。实际上，即使在唐宋清诸代，题录性书目的数量也是超过提要性书目的。我们可以说，作为传统，题录性书目足以和提要性书目并列，只是在影响和理论建树上，不免逊色而已。

题录性书目一般只著录书名项、著者项和稽核项（载体形态项），抛弃了提要性书目的体制。题录性书目的编制目的，只是藏书的清册。当然，它比提要性书目更便于检索。

中国古典书目中尚有一些书目不能为上述两类书目类型所涵括，这类书目有其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就是既没有提要性书目中的提要等内容，又比题录性书目所著录的项目多出注释。这些注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文字简洁准确，既便检索，又具文献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注释性书目。它渊源于《汉书艺文志》，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所发展，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郑樵《群书会记》使之成型，明代堪称成熟，至清代项目著录更为齐备。《孝慈堂书目》为其代表作；孙从添《藏书纪要》对其方法作了系统的表述。它的理论阐释由《通志校讎略》加以完成。“泛释无义”、“于疑晦者则释之”是其理论的精华。

注释性书目立论的根据和宗旨是便于查检。唐代刘昫《旧唐书·经籍志》序中说过编制书目以便简阅的话，即是说，在第10世纪中期以前，书目的检阅功能已被人表述过。15世纪80年代后，“聊便查检”、“得便简阅”业已成为通行词汇。邱濬、高儒、

陈第、徐燊、祁承燊诸人都曾表述过。这种对于书目本体功能的认知也许是中国目录学传统中最具价值的内容。

关于书目功能，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作过如下表述^①：

书目功能既是各类型书目的基本功能，也是各类型书目特殊功能的集合，它们之间是主次之分，而非对等，更非矛盾。书目最基本的功能是记载（揭示）文献以供检索，不同类型书目都蕴含有这个功能，其特殊功能是建立于基本功能之上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书目；不同目录学理论流派自有不同的侧重和基点，但必须建立于书目基本功能之上，而不应忽略或排斥之。在这个意义上，是否体现、包容或明确阐述书目基本功能便成为衡量目录学流派得失的基本标准。这是目录学本身的评价标准，具有本体意义。

而注释性书目，远比提要性书目和题录性书目更能全面地完成书目的基本（本体）功能。

中国目录学传统中所蕴含，或者说中国传统目录学赖以建立的思维方式自成传统。这是中国目录学传统内容中较重要的一项。在众多的思维方式中，以“整体性”和“一元论式”两种最为重要，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整体性，它强调整体，强调整体和个体的彼摄互融。例如中国传统书目之独有分类目录，就面为类例是一个系统。郑樵和章学诚哲学史学思想都是以整体性为根柢的^②。一元论式思维的典型表征是只及一点不顾其余，最终陷于自我封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理论就是这一思维方式的结果。提要性书目的独尊地位也是如此。当然，它也可以使一些科学的认知得到充分的发挥。

由此可见，中国目录学传统绝非单一的内容。面对这一繁复

^① 王国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再评判：图书与情报，1994（1）

^② 王国强，中国目录学基本精神探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5）

的存在，任何简单化的不加分析的肯定或否定都注定不能获致有效的成果。

把明代目录学所代表的风格及其传统置于大目录学史中可以使我們明了明代目录学的历史地位，也有助于厘清现代以来中国目录学继承和发展的渊源。无论从理论建构意义上，还是从书目实践意义上，明代目录学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事实上大于其他两个传统，至少不比提要性书目逊色，它更容易和现当代目录学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例如我们重视书目的检索功能，重视书目的简明著录，并以此为基点之一所构建的现当代目录学理论，都表明明代目录学作为一种传统存在的坚挺。换言之，20世纪中国目录学主流，实质上是沿袭明代传统而来。

然而，我们一方面充分享受着明代目录学成果，一方面却又漠视它的存在及其价值。其间的原因，我以为主要是既定的价值取向所致。中国目录学的主流是倡导“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并且由此形成了一种绝对化的价值取向，即以提要性书目的编制目的、体例和内容作为评价书目的唯一标准，即以—种书目类型作为范式评价其他书目类型，以—种得到普遍认同的书目功能轻视书目的其他功能，以特殊取消其他特殊，以特殊代替—般。而明代目录学恰恰不合乎这种价值取向。这种批评的错位导致了目录学史界长期以来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提要性书目以外的其他书目类型和目录学认知，当然也包括明代目录学。这样，处于主流之边缘的明代目录学，因为不被研究和阐释而始终蒙蔽在历史的尘埃中，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也因此越发不见重于后世。

第二节 评价的误区

对于明代目录学的评论，始于清乾隆后期。清初目录学沿袭